

作品
雪影霜魂

闻先生， 别来无恙

一场跨越十年的暗恋
一次错位的久别重逢

她曾是他可望而不可即的温暖，
他却用谎言为她织就如梦时光。

百转千回之后，
还能不能道一句别来无恙？



雪影霜魂
作品

闻先生，
别来无恙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先生, 别来无恙 / 雪影霜魂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880-1

I. ①闻…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005号

书 名	闻先生, 别来无恙
作 者	雪影霜魂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王妍萍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880-1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001 第一章 重逢

017 第二章 那年的情书

034 第三章 不速之客

051 第四章 似是故人来

070 第五章 挥不去的旧时光

087 第六章 只想再靠近一点

101 第七章 你会不会爱上我

116 第八章 昔年梦里花



175

第十二章 佳期如梦

160

第十一章 阳光，不期而至

144

第十章 转眼物是人非

131

第九章 无妄之灾

234

第十六章 闻先生，别来无恙

218

第十五章 错爱如梦

204

第十四章 红叶寄深情

190

第十三章 假如爱有天意

第一章 重逢

Hello, Mr. Wen.

盛夏的夜晚，浓墨般漆黑的夜空不见星辰闪烁，唯有一枚白莲子似的月亮高高挂着，幽幽地散发着皎洁的光芒。温柔的月色洒满上海，这是上海的月亮。

上海的月亮，曾经映照过张爱玲的窗。在这位旷世才女历尽沧桑的眼中，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上点凄凉。在朱璧眼中亦是如此，无论月亮美丽与否，总是有着几分凄然苍凉。

月色笼罩下的上海滩，满城的灯火，比天上星辰更好更明亮，无数的霓虹灯仿佛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璀璨烟花。朱璧独自驾驶着一辆小车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穿梭，车子在暗夜里飞速疾行，两旁的路灯如流星倏忽掠过，寂寞也流丽。

后视镜清晰地映着朱璧的脸，白得晶莹的皮肤，细致如画的五官，一双点漆似的大眼睛比夜色更黑更深。右眼角下小小的一粒褐色浅痣，如一滴泪般地挂着。

容颜的美丽毫无疑问，可是她的美丽中却带着几丝萧索，几缕忧郁，几分惆怅，好像一朵开在萧瑟北风中的白菊。朱璧很美丽，但这样的美丽总带着丝丝凄凉与落寞，仿佛意识到自己迟了季节的绽放，注定是一场徒劳，一场错。

前方路口亮起了红灯，朱璧却没有在看见红色灯光的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再踩刹车时已经迟了一步，“咣当”一声响，车子与前面一辆车追尾了。

前面停住的是一辆气派十足的跑车，朱璧没有认出来车是什么牌子，她

对汽车品牌一向缺乏研究。但是跑车向来要比普通车型贵的道理她还是知道的，撞坏这种车，修理费肯定便宜不了。现在她需要做的是下车去察看追尾的情况，并向车主道歉，再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

朱璧下车时，跑车的车门一开，从驾驶座上走下来了一个人。那是一个男人，他个子高高的，穿着一身潇洒的白色休闲服。他走到车尾，先瞥了一眼被撞得变形的后保险杠，再朝她看过来，用满不在乎的戏谑声音道：“美女，你的开车技术显然不怎么样啊，是不是刚学的？”

借着头顶路灯的橘黄光芒，朱璧看清了这个男人的面孔。那是一张年轻英俊的面孔，古铜色的肌肤明显是阳光烙上的印记。五官中，眉目疏朗，完全可以为“剑眉星目”四个字作注释。

“对不起先生，我不小心撞上了你的车。你看需不需要报警？还是我们自己协商解决？”

“一点小事情，报什么警啊，不必费那个事，只要美女你请我喝一杯就行了，不知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啊？”

长着一张英俊面孔的年轻人笑得十分讨喜，好看的嘴唇朝人说着好听的话时，一双漂亮的眼睛也在眨巴眨巴地冲人放电。他一定电昏过不少女孩子。

朱璧却微一蹙眉，她一向不喜欢自来熟的人，更何况这种自来熟中还包含着一丝轻浮孟浪的人。她掉开视线，无心理会年轻人那双会放电的眼睛，用淡然的口吻答非所问：“我看还是报警好了，让交警来处理更妥当，我再打个电话向保险公司备案。”

她的拒绝显然出乎年轻人的意料，他明显一呆，却依然维持着脸上的笑容，风度极佳地耸耸肩自嘲：“美女居然这么不给面子，我还真是失败啊！”

朱璧这次连话都懒得答他了，她假装没听见，径自绕到副驾驶座那端拉开车门，从搁在座位上的手袋里翻找手机，准备打 122 报交通事故警。

朱璧把手机找出来握在手里，还来不及按键，站在车头前的年轻人却“咦”了一声突然问：“这是闻江潮的车，你是他的……朋友？”

朱璧一怔，扭头望向年轻人，一双黑白分明的晶亮眸子中透着微微的错愕与意外。他的目光也装着同样的错愕与意外。他看看她，又看看车头的车牌号码，显然他是从车牌号码认出了这辆车子。

朱璧静默着，虽然她仍然没有回答年轻人的问话，但这种不置可否的静默无疑代表着一种默认。年轻人是个聪明人，如何会不懂？他马上笑着说：“其实我也是闻江潮的朋友，我叫向千峰，和他很熟的，没准他跟你提起过我吧？”

“没有。”朱璧终于开口了，但这样直接否定的答复，让向千峰有些面露尴尬。不过他懂得自行化解这样的尴尬局面，依然语带三分笑：“有没有都没关系，既然我们都是闻江潮的朋友，那我们也算是朋友了。朋友之间这点车子追尾的小事犯不着报警解决，我自己送去修理厂修一下就行了。没关系的，你不用管了。”

按说向千峰一番话说完，朱璧也该跟他客套一番，譬如自我介绍姓名，再寒暄几句。可是她没有，她只是礼貌而干脆地回答了他七个字：“那好，谢谢你，再见。”

话一说完，朱璧也不去看向千峰的反应，径自上车，然后发动车子迅速离开。

向千峰有些愣怔地目送汽车远去，直到那车尾灯的光芒彻底消失在夜色中，他才忍不住喃喃出声：“这小妞，脾气还真古怪。”

朱璧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屋子里很静，静得没有丝毫声息。但是在玄关处，她看见地毯上有闻江潮的皮鞋。

那是一双意大利纯手工精制的真皮皮鞋，价格不菲。一般人如果能拥有一双，一定会穿得小心翼翼，爱惜到骨子里。但在这里，这双昂贵的皮鞋却被漫不经心地甩在波斯地毯上，一只委委屈屈地侧躺着，一只窝窝囊囊地倒趴着。

默立片刻后，朱璧放轻脚步走进屋子。这是一套复式的豪华公寓，楼下是客厅、餐厅、厨房和工人间，楼上是一间主卧、两间客房、一间书房和一个弧形的大露台。

朱璧用最轻最轻的脚步，悄无声息地上了楼。楼上和楼下一样静悄悄的，书房里没有亮灯，主卧室里也没有，闻江潮可能已经睡了。她暗暗松口气，转身进了对面的客房。

客房有独立的卫浴间，朱璧放下手袋就先去洗澡。洗完澡后她穿上浴袍，

一边用毛巾擦着潮湿的头发，一边从浴室走出来。门一拉开，她就怔住了，因为房间里多了一个人。

宽大的床，雪白的被褥蓬松柔软如云朵，闻江潮正懒洋洋地躺在上面。他赤着身体，只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及膝睡裤，腹部结实的八块肌肉没遮没挡地袒露着。男人强壮匀称的身体充满健康活力的气息。

他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但朱璧知道他没有。果然，不一会儿，他闭着眼睛开口发问：“你上哪儿去了？电话总是打不通，你的手机是摆设吗？”

她信口搪塞：“我出去随便走了走，手机没电了，所以打不通。”

闻江潮不再说什么，眼睛都不睁地抬起一只手，准确地朝着朱璧的方向勾勾手指，这是示意她过去的手势。

朱璧一边机械地擦着湿漉漉的发，一边走到床畔偎着闻江潮坐下。一头剪得极有层次的及肩短碎发，如一朵千瓣万瓣的黑菊花，衬得她一张白皙的脸有些苍白，恍如笼罩着冷月清霜。

闻江潮依然没有睁开眼睛，用一只手准确地揽上了朱璧的腰。而她不由自主地瑟缩了一下。

闻江潮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瑟缩，眼睛缓缓睁开。一双细长的眼睛微眯着看向她，目光中隐约流动着一丝审视琢磨。片刻后，他的手收回去了，翻个身淡然地说：“累了吧？睡吧。”

朱璧如蒙大赦，情不自禁地轻舒一口气。

两个人安静地躺在床上，都不再说话。床很大，所以他们各据一端躺下后，中间仍有块空白地带。这块空白地带上仿佛竖着一道看不见的铁丝网，把他们隔绝在两端，彼此互不过界。他们就那样泾渭分明地睡在同一张床上，仿佛两条并行的铁轨，能够生生世世在一起，却又永永远远不可靠近。

窗外，几颗零散的孤星高高挂在夜空中，仿佛一只只旁观的冷眼，漠然地洒下一片冷冷清辉。

次日清晨，朱璧和闻江潮一起出门去上班。

闻江潮坐电梯直接下到负一层的地下停车场，他的专车和司机已经等在停车场了。穿一身笔挺制服的司机走下车，毕恭毕敬地为他拉开车门。他正

打算上车时，视线却被停在一旁的一辆小车吸引过去了，顿时身形一顿。

朱璧顺着闻江潮的目光，看见了她昨晚驾驶的那辆车子，车头明显有碰撞过的痕迹。

“车子怎么回事？”

她答得极简单：“昨晚和一辆车追尾了。”

他蹙眉看向她：“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他显然是在心疼他的车，一百多万的豪车被她开得这么漫不经心，他再财大气粗也难免会有点恼火吧？

她淡然地道：“不好意思闻老板，我一不小心撞坏了你的车。不过你那么有钱，应该不会介意的哦？”

闻江潮自然听得出来朱璧话里隐藏的讥诮，他盯了她一眼，刹那间眸中的情绪变幻不定，但很快，他的目光又恢复波澜不兴的平静。

“你今天别开车了，一会儿我让人把车送去检修一下。你现在上我的车，我让司机先送你上班。”

朱璧并不太想上闻江潮的车，但她知道他说出来的话一向不容反驳，她便一言不发地上了车。车子的后排座椅是两个方方正正的真皮沙发座，宽大、绵软的沙发座坐起来非常舒适。不过，对她来说，和闻江潮坐在一起，再舒服的座椅也让她觉得如坐针毡。

因为路上塞车，赶到东方神韵艺术学校的美术班课室时，朱璧迟到了约五分钟。她一进门就立即道歉：“对不起，老师迟到了，非常抱歉。”

回答她的是七嘴八舌的清脆童声：

“朱老师，我们还在猜你是不是生病了。”

“朱老师，我没有猜你生病，我猜你一定是睡懒觉了。”

“朱老师才不会睡懒觉呢，一定是路上堵车了。我妈妈送我来时，路上就堵车了，堵在一起的车队，长长长长的。”

这些孩子软软的、天真的童音，让朱璧不由自主地微笑。她笑得眉眼柔和，神色柔软，一反惯常的冷淡漠然。只有和孩子在一起，她才会有这样的微笑。

“好了，同学们，不用再讨论老师迟到的原因了。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把你们的画纸和画笔准备好吧。”

朱璧是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加入了东方神韵艺术学校，主要负责教授少儿班的绘画基础课。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一干就是几年，像扎了根似的一直没换过。

最初学校的领导还担心朱璧会干不长，因为这年头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实在有太多选择，谁会甘心一直守着一批又一批兴趣班的学生，奉献青春与美貌呢？但是朱璧却始终如一地把这份工作坚持做下来了。这大大超乎校领导的意料，于是学校干脆将她培养起来委以重任，可她却婉拒了这份赏识，坚持只担任任课老师，她说自己对于老师以外的工作概无兴趣。

最近正好是暑假期间，来艺术学校报读兴趣班的学生很多。朱璧这一天上午有课，下午也有课，课程时间表安排得满满的。

下午的课程结束后，有位同事还跑来找朱璧，请求她晚上临时代一节成人班的书法入门课。朱璧的专业是国画，她也有一定的书法功底，代教这门课不成问题，她便一口答应了。

书法课从晚上七点开始，朱璧准时踏进教室。

这是一堂小班精品课，学生不超过十个，便于老师细致地一一关注与指导。几位学生中，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孩显得格外出挑。那一头纯金般的长髻发和一双碧玉般的大眼睛，让她焕发着有如金玉般熠熠生辉的光芒，想不引人注目都难。

外国人来学习中国书法，在当下虽然不属罕见却也不太常见，而且这个金发女孩还能说一口颇为流利的中文，尽管带着浓厚的外国腔。她自我介绍名字叫Jenny，今年二十岁，来自美国华盛顿，因为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中学时就开始学习中文，上大学后还交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男友。

今年夏天，Jenny趁着长达三个月的暑假和男朋友一起来中国游览，在男友的陪伴下她已经把上海几乎逛遍了。某一天，她无意中看到了东方神韵艺术学校的暑期招生广告，因为对汉字书法特别感兴趣，所以她就兴致勃勃地报名来参加这个课程了。

对于一个如此热爱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外国女孩，朱璧在有意无意间，给予了她更多的指导与关照。Jenny应该是有所察觉的，她一再对着朱璧甜甜地

微笑：“谢谢你，Miss 朱。”

书法课在九点钟结束了，朱璧收拾好教材准备离开，在教室门口与一个正快步走过来的男人几乎撞了个满怀。幸好两个人都及时察觉，硬生生地顿住了脚步。

“对不起。”

“对不起。”

两人几乎是同时道歉。朱璧一边道歉，一边自然而然地抬头望向对面的男人。当一张似是陌生又似是熟悉的脸跃入眼帘时，她先是一怔，继而一震，然后就完完全全地呆住了。

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里，朱璧的灵魂仿佛已经跳出了躯壳，只留下一个无法言语、无法动弹的肉身，石像般地呆呆杵着。

站在朱璧对面的男人看清她的面孔时，也呆了一呆。呆过之后，他很快恢复了正常神色，微笑着和她打招呼：“嗨，朱璧，很久不见了。”

朱璧犹自一脸呆滞的表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是，Jenny 欢快的声音从她的身后传了来：“欧阳你来了，怎么，你认识我的书法老师吗？”

Jenny 的话终于让朱璧回过神来，她尽可能自然地扯动嘴角，努力让自己绽出一丝微笑：“是呀，欧阳奕，好久不见了。我现在在这所艺术学校教兴趣班，刚刚给 Jenny 上完书法课。”

Jenny 笑盈盈地走过来，亲昵地揽住欧阳奕的胳膊并吻了他一下，这是外国女孩独有的无所顾忌的热情做派。欧阳奕也回吻了她一下，两人的关系让人一目了然。

朱璧在一旁静静看着，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但她的笑容已经不知不觉变凉了，仿佛有一摊无形的水隐藏在她白皙得半透明的皮肤后面，那摊水慢慢地凝固成冰。

Jenny 依偎着欧阳奕，再度问起了刚才的那个问题：“欧阳，Miss 朱，你们以前认识啊？”

朱璧没有心思回答她，她默不作声，只是浅浅一笑，笑容里的那一层薄薄的凉无人知晓。

欧阳奕不自然地飞快地瞥了她一眼后，才开口回答 Jenny：“是啊，我和

朱璧以前认识。中学时我们念同一所学校，她比我低一届。”

他的话里有着刻意的轻描淡写，而朱璧也无意去用浓墨重彩勾勒他所淡化的部分，她只是轻得不能再轻地叹息了一声。

“哦，原来是校友啊。那你们一定很久没见了吧？”

朱璧终于低低出声，用平平正正的声调说：“是的，自从他上大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淡之又淡、平常之又平常的一句话，从朱璧嘴里说出来时，欧阳奕脸上却掠过几丝尴尬难堪。

Jenny 无知无觉，依然热情洋溢地说：“欧阳上大学后你就和他再没见过面，那你们岂不是差不多十年没见了？今天你们这么难得能够遇上，Miss 朱，不如一起去喝杯咖啡吧？你和欧阳可以叙叙旧。”

叙旧——像是有一阵寒潮滚过朱璧的身体，让她从头僵到脚。现如今，她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叙旧，因为旧时的人与事，于她而言通通都是想要摒弃的东西。有时候她甚至希望自己能患上失忆症或健忘症，把所有不愿记得的过去忘得一干二净。她可没有心思去和欧阳奕叙旧。

于是，朱璧不假思索地拒绝：“不好意思，我约了人，恐怕没时间和你们一起喝咖啡了。”

欧阳奕也立即含笑点头说：“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约好了。”

他并不多作挽留，显而易见，他亦没有要与她叙旧的打算。而这个所谓的“下次”，只不过是一句托词罢了。

朱璧对此无所谓。这么多年了，她已经努力地去学会了如何看淡一些人、看淡一些事。但是，她再如何让自己学习淡然相对，这一刻心里的悲凉还是难以抑止，如深秋黎明的浓雾般弥漫复弥漫。

对于意外遇见欧阳奕，朱璧虽然竭力想要平复那份因他的出现而引起的情绪波动，心情却还是久久无法恢复平静。零乱纷扰的思绪有如春深时分的柳絮漫天飘飞。

情绪欠佳的朱璧，下班离开东方神韵艺术学校时在校门口踌躇着。她不想回到闻江潮的那套复式豪华公寓去，和他相处一室只会令她的情绪更差。

她想了想，决定关掉手机先去母亲那里住一晚。

朱璧用钥匙打开房门进屋时，她母亲常秋芳大概是听到动静从卧室走了出来，穿着一身睡衣睡裤，显然正准备入睡。常秋芳见是女儿忽然来了，又惊讶又高兴：“咦，囡囡，你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朱璧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哦，晚上和同事逛街正好逛到附近，就想干脆回家住一晚好了。”

“囡囡，其实你都完全可以搬回家里住。现在这套房子有三间卧室，不像以前，你还得睡客厅。你没必要再浪费钱和同事一块租房了，就回家住吧。”

朱璧和闻江潮同居的事，一直对家人瞒得密不透风。常秋芳还以为女儿依然像从前那样，和同事在学校附近租房合住。

“不了，我在外面住得挺好的，去上班也方便。这里离我们学校太远了。”

“虽然远是远了点，但搭地铁也很方便的，回家来还能天天吃家里的饭菜，不强过你在学校吃食堂吗？”

“还是不要了，每天倒两趟地铁也挺累的，那样的话，我至少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睡一会儿。”朱璧岔开话题，“奶奶睡了吗？”

“早就睡了，你奶奶现在每晚九点钟前就上床睡觉。”

“她身体还好吧？”

“好，硬朗得很。每天早晨都去公园做运动，然后顺便买菜回家。对了，今天你奶奶做了桂花糖藕，你饿不饿？我端出来你吃一点吧。”

桂花糖藕是朱璧一直很爱吃的甜食，但是现在她丝毫没有胃口。她摇头说：“不用了妈，我不饿，不想吃东西。我先去洗澡了，您也回房睡吧。”

朱璧洗完澡从浴室出来时，发现母亲没有回房睡觉，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样子似乎是在等她。

“妈，您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啊？”

“囡囡，”常秋芳面露难色地唤着朱璧的乳名，话说得吞吞吐吐：“你星期天……有没有空？一起去……看看你爸爸好不好？他很想……”

“妈！朱璧想也不想地就打断了母亲的话，声音冷冰冰的，“我没空。星期天，我们校长的女儿结婚，我和同事们要一起去吃喜酒。”

“囡囡，喜筵都安排在晚上，白天你可以和我们一起。”

“我白天也没空，要上班。”

“上班也不用上一整天吧？你就抽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一趟好吗？你爸爸他真的很想你，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要问起你。”

朱璧一张俏脸像结了冰似的，冷漠中又透着一丝烦躁：“妈，我已经够烦了，我求求您，别再拿这件事来烦我了。我一早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永远不想看到他。”

“可是……可是……你爸爸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又是高血压，又是心脏病，他现在很可怜的……”

“够了！”朱璧第三次打断母亲的话，激烈又仇恨地说：“他可怜吗？那也是他咎由自取。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因为我觉得自己比他可怜一百倍。”

常秋芳的声音软弱无力：“囡囡，他毕竟是你爸爸。”

朱璧的脸色苍白，眼眸幽黑，嘴角浮起一丝混合着苦涩与讥诮的冷笑：“是，这点我无法否认。如果我没有这么一位父亲，我想我现在会过得快乐得多。”

常秋芳还想再说什么，可是女儿已经拒绝再听下去。朱璧径自进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房间，用力关上了房门。紧闭的房门如同她紧闭的心门，不对任何人开放。

与母亲一番不愉快的谈话后，朱璧开始后悔回家了。她想要的清静在家里也同样得不到，虽然母亲这会儿无法再继续和她谈下去，但她可以料想，明天一早母亲一定又会旧话重提。到时候，她还会联合奶奶一起来做说服工作。

朱璧这么一想，无法再待下去了，她换好衣服，决定马上离开。客厅里没有人，母亲的卧室门大敞着也不见人，卫生间里有灯光，母亲应该是在里头上厕所。她趁此机会，飞快地打开大门走了。

上海的街头，越到深夜越美丽。流光溢彩的霓虹灯装扮出一个绚丽璀璨的夜世界。但大街上的行人却越来越少，再美的夜晚也无法阻挡人们回家的脚步，家中的那一抹温暖的橘黄灯光有着远比霓虹彩灯更大的吸引力。

可是朱璧刚从家里逃出来，她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原本可供她容身的两个地方，一个她不想归，一个她归不得，最后她只能选择去酒店住一夜。

虽然朱璧一夜未归，也没有打电话向闻江潮交代一句，但次日清晨，她

在酒店房间的席梦思床上苏醒后再将手机开机时发现，闻江潮并没有打来电话找人。她惊讶之余，猜他昨天一定是离开上海了。否则，她一个晚上都没回去，现在耳根肯定要不得清静了。

果然，这天傍晚下班后，朱璧回到那套复式公寓时，钟点工王阿姨一见了她就说：“朱小姐，昨天你和闻先生怎么都没回家吃饭啊？我今天下午一进屋，发现昨晚做好的一桌菜还原封不动地在餐桌上摆着，都没人碰过。你们如果不回家吃饭也打电话交代我一句嘛，我就不做了。否则这些剩菜你们从来都是要倒掉的，这样子实在太浪费了！”

钟点工王阿姨每天下午会来公寓打扫房间、烹饪晚餐，一手颇为地道的江沪菜式让他们颇为满意。一般情况下她都是做好了饭菜就先走，朱璧和闻江潮吃完饭后会把餐具收进厨房，等她次日过来再收拾。

王阿姨的话，印证了朱璧那个闻江潮昨晚不在上海的猜测。她暗自松了一口气，声音也轻松了几分：“不好意思王阿姨，昨晚我有事没回家，忘了通知你，以后会记得的。”

朱璧和王阿姨说完话，就先上楼去了卧室，她的脚步格外轻快。只有闻江潮不在家时，她才会有这样轻松的声音与轻快的脚步。这套公寓里少了闻江潮，对她而言就少了一份无处不在的压力——一份可以把她从身到心都压得沉重无比，让她近乎窒息的巨大压力。

那份压力让她在搬进他的公寓后，精神上有根弦永远绷得紧紧的，紧得仿佛轻轻一碰弦就会断。唯有每一个他因公或因私不在上海的日子里，她才能像一个囚犯好不容易得来一点放风时间，稍微放松一下。因此，她总是由衷地希望他做空中飞人的次数能多一点，再多一点。

星期天傍晚，朱璧和东方神韵艺术学校的一批同事，一起来到某五星级酒店吃校长嫁女儿的喜酒。

在这种星级大酒店办喜筵，男女新人的双方家庭至少得有一方有雄厚财力作支持才能胜任。朱璧他们艺术学校的校长经济实力固然不弱，而他那位乘龙快婿听说家境也很优越，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因为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都很好，所以这场婚事办得体面风光至极。据说现场所有装饰用的鲜花

全部是自荷兰空运而来的，只此一项的费用就不菲。而新娘的婚纱说是在法国量身定做的，想来婚纱的价格应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和朱璧坐在一起的两位已婚女老师，忍不住议论起来。

“和人家一比，我的婚礼简直不叫婚礼。”

“我结婚时就更寒酸了，就是两家父母一块吃了一顿饭，都没正经办过婚宴。”

“结婚还是应该要好好操办一次。女人一生中最幸福也最荣耀的时刻就在这一天，不办得像样一点实在是一种遗憾。如果能办得像这场婚礼一样奢华浪漫，好像公主似的出嫁，那就更完美了。”

“唉，我们已经是没有机会了，但求下辈子吧。对了，朱璧你这么年轻漂亮，还有大把机会。倒是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挑个好男人风光体面地出嫁啊。”

朱璧淡淡一笑，浅笑下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苍凉：“我不打算结婚，我是独身主义者。”

同桌有一位男同事，曾经因为追求过朱璧而碰了钉子。这时，他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朱璧，你真是独身主义者吗？有人说你是同性恋，不爱男人爱女人，所以你一直都不找男朋友，不拍拖。”

朱璧一脸无所谓地漠：“那就算我是同性恋好了。”

喜筵正式开始不久后，常秋芳给朱璧打来电话。看到来电显示是母亲，她就不难猜到她要说的内容。果然，电话里传来了常秋芳小心翼翼的声音：“囡囡，今天我和你奶奶去监狱看过你爸爸了。他问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他很想你呢。”

朱璧无动于衷：“妈，您要是没什么其他事我就先挂了。”

朱璧挂了电话后，就没胃口吃东西了。一万八千八一桌的奢华喜筵食材丰富又新鲜，鲍鱼、龙虾、燕窝、鱼翅轮番上桌，同事们吃得也不亦乐乎。唯有她浅尝辄止，胃里像装着一块石头，让她什么都吃不下。有同事奇怪地问她干吗不吃，她勉强一笑说：“哦，我最近胃不太舒服，不怎么想吃东西。你们吃吧，我去一下洗手间。”

五星酒店的洗手间装饰得奢华又高雅，空气中透着丝丝香气。朱璧正想找一个地方清静一下，就在这里多逗留了一会儿。她慢条斯理地洗过手，又